

一本经书引发的连环血案

一只木匣掀起的通天浩劫

道陵尸经

下

daolingshijing

三天四夜◎著

僵尸复国，土匪反清
复国宝藏下落不明，是天意还是蓄意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一本经书引发的连环血案 一只木匣掀起的通天浩劫

道陵尸经

下



daolingshijing



三天四夜◎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道陵尸经:全2册/三天四夜著.--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2016.1

ISBN 978-7-221-13108-9

I. ①道… II. ①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16223 号

道陵尸经

DAOLING SHIJING

作者 三天四夜

责任编辑 康征宇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

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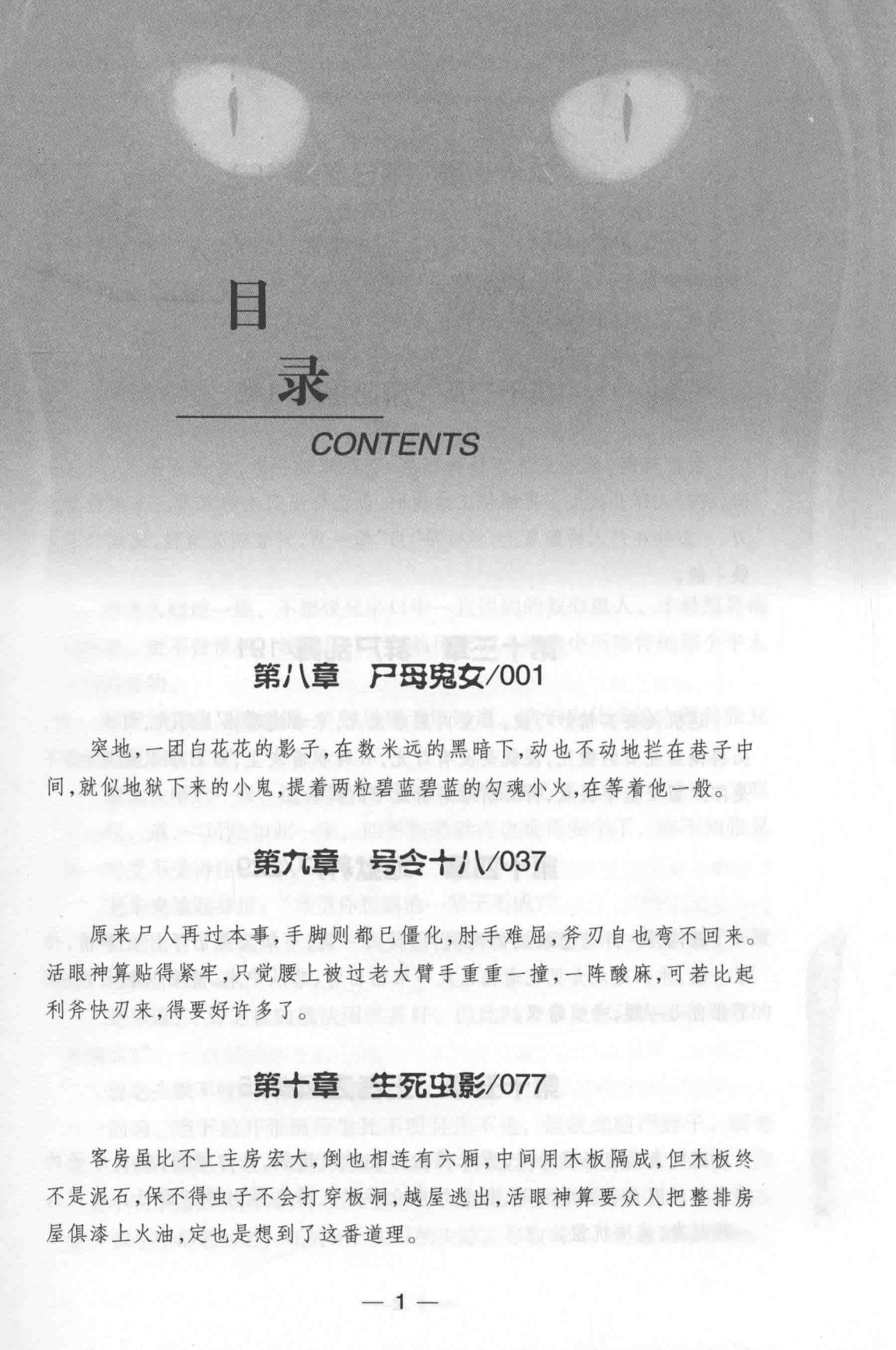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589 千字 印张 37.5

ISBN 978-7-221-13108-9

定价 76.00 元 (全两册)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。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八章 尸母鬼女/001

突地，一团白花花的影子，在数米远的黑暗下，动也不动地拦在巷子中间，就似地狱下来的小鬼，提着两粒碧蓝碧蓝的勾魂小火，在等着他一般。

第九章 号令十八/037

原来尸人再过本事，手脚则都已僵化，肘手难屈，斧刃自也弯不回来。活眼神算贴得紧牢，只觉腰上被过老大臂手重重一撞，一阵酸麻，可若比起利斧快刃来，得要好许多了。

第十章 生死虫影/077

客房虽比不上主房宏大，倒也相连有六厢，中间用木板隔成，但木板终不是泥石，保不得虫子不会打穿板洞，越屋逃出，活眼神算要众人把整排房屋俱漆上火油，定也是想到了这番道理。

第十一章 落日谜重/109

但听得琉瓦“哗啦”一声，破了一个大洞，碎瓦纷纷掉落下来，悉数砸在活眼神算身上。只见瓦洞上面，一只大虫的前爪探出，戳将下来，如螳螂的镰刀腿，凌厉至极，瞧那阵势，足可开脑裂骨。

第十二章 阴阳相残/145

良机稍逝，曾老头岂容被他抓着，双足蹬地一纵，已跳开半尺，飞起一脚，将尸人踢开数丈。再瞧柳三娘他们，也已脱出尸人的双爪。三娘纷舞双刀，一刀砍在尸人的脑瓜上，但听得“当”地一声，声音响亮清脆，便如砍杀老铁一般。

第十三章 群尸乱舞/191

这机关委实精妙巧极，石室内黑暗无光，来者定需点上灯火，灯火一燃，必将掩盖亮石的微光，便就是没有灯光，石砖积着灰尘，照旧难以觅见，倘不是阳尸留下尘字提点，荷心断难解析此中的奥秘。

第十四章 地狱养尸/229

蓦闻得一阵悲悲戚戚的啜哭声，荷心一震，不知又是出了什么事情，待眼一瞧，才知是众女见花老鸱已成一堆枯白骨，悲从中来，情难以制之故，禁不住自心一酸，唏嘘暗叹。

第十五章 王者之风/265

突听身后有怪音传来，原来拂尘与乾坤灯遭毁，法力顿消，笼住厅子的拂尘袈丝网自也匿逝无踪，但见厅中众多尸人瞬息露出狰狞面目。赶尸人一跳起身，施法抗拒。

第八章

尸母鬼女

曾老头暗地一震，不想张兄弟口中一直说到的救命恩人，才最想要他的性命，更不曾预料，她竟是二十年前历家四小姐腹中所暗怀的那个半人半妖的怪物。

活眼神算接又缓缓道：“曾兄现下该知道，瞎子为什么极力要将张兄弟的身世相告了。”

曾老头喟然一叹，道：“老夫明白，瞎子是担心张兄弟的安全。”又叹了一口气，道，“可是如此一来，四平街恐就再也难得安宁了，亦不知张兄弟一时受不受得住。”

老朱突地起身道：“难道你想瞒他一辈子不成？”

曾老头看了看老朱，道：“我只想待哪日人都聚齐了，商量个万全策略，再做计较不迟。”

老朱道：“曾老板的想法固然甚好，但此时今日，你认为还有那般的可能么？”

曾老头默不吱声，黯然无对。

的确，当下抛开张画师生死不明且先不论，但就此前严胖子、酒老鬼、王铁匠俱已身亡，倘若再加上二十年前便已死了的张依风、余楠子及一直不明下落的嘯阴天王，当年这些令人胆战心惊被江湖称道的百步十八蛇，如今净都老的老，死的死，失踪的失踪。尽数凋零，还怎聚得齐全。

连叹数声，道：“那不知朱老板的意思？”

老朱眼光一亮道：“我等即刻拥戴张兄弟为王，散发英雄帖，昭告天下，相信到时各方豪杰必将纷纷揭竿响应。待得那时，咱等一路杀将北去，擒诛了康熙鞑满，复我大明疆土，岂不快哉。”

曾老头失色一惊，暗忖道：“当年连兵肥马壮的卖国贼吴三桂都难敌心狠手辣的康熙鞑子，最后皆落得个九族绝灭，我等此番，岂不是把张兄弟往火坑里推？”

一念俱下，只听活眼神算道：“此事万万不可。”

老朱颜色一怔，道：“神算不是一直希望复还张兄弟的身份么？怎突又改下了主意？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瞎子是想不再瞒着张兄弟，但瞎子此举意在救他，而不是想害他去丧命。”顿了一顿，缓缓又道，“朱老板可是想过，我等这般仓促起义，怕是尚未出了四平街，便已尸横当场，命定休矣。这数十年来的努力，岂不一遭就将断送在你我的手上？”

老朱震惊一下，恍然顿悟，叹道：“我确实是急切了些。”转而轻声道，“那神算之意，该怎样好？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缺一不可，否则大事难成。”

老朱不解道：“神算智谋过人，能否详细言说。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自打严胖子出事后，怪事接踵不休，早先我等皆认为是有人窥视那一批复国宝藏，要来抢夺紫檀木匣，可时至今日，瞎子愈想愈觉事情没那般简单。”

老朱正色道：“怎么个不简单法？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似紊——而不乱，有实——却则虚。”

老朱眉头一皱，道：“神算的意思？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朱老板还不明白么？尊夫人虽未明言当日深夜去凤凰落做什么，但却道出是在那受到死去的严胖子和酒老鬼的偷袭，叫人吸尽了元气，又给几个死人抬到了西南山脚下，恰巧遇上张兄弟等人，否则后果堪忧。后来，瞎子、曾兄、王铁匠为医治习老板，去藏尸洞内寻药引子，却遭人设埋五行蛊虫，王匠头就此也未能回来。这些事情，就像早已安排好的一般，步步皆在预料之外？”

曾老头插上一句道：“与瞎子一样，我也觉得近日发生的事情过于蹊

蹊跷异奇。毋说当日在‘埋尸谷’底，那三十二座墓穴间，居然藏着建文、永历二帝的陵寝，且说有盗墓贼人挖开墓后，居然未动金银分毫，唯独取走了二帝寒骨，实让人费解得很。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曾兄所言在理，瞎子也疑问二帝的陵寝怎会葬于谷底。要说我等皆在凤凰落盘踞许久，怎就连半点风声都不曾耳闻。”停顿了一下，接着道，“除非此些是当年天王隐着我等，秘手做下，否则外人应绝无这般的能耐。”

老朱看了看二人，道：“那二位可知天王为什么要为二帝修建陵寝？墓下果真埋着二帝的真身，还是其实只是个空冢而已？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这——瞎子尚不得所知。”

老朱叹声道：“兴许只有找到那盗墓之人，方能清楚一二了。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朱老板好似对此事很是关心？”

老朱脸色一怔，道：“哪里哪里，我只是有些奇怪而已。”转而岔开话题道，“神算可想过沈珂雪害死有三后，为什么还要来夺瞎尸体？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此事瞎子倒还不明，不过这事除了沈珂雪外，瞎子还想着另外一人。”

老朱惊道：“谁？”

曾老头诧异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鬼女荷心。”

老朱、曾老头相觑一眼，脸上甚是疑惑。

曾老头道：“张兄弟不是说昨夜一直与她在一起么？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可张兄弟好像还说，昨夜她曾离开过一阵子。”

老朱道：“神算怀疑昨夜有三的尸体是给她夺了去。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极存可能。”

曾老头道：“可我还是不明白，有三既是死于沈珂雪手下，那叫荷心的女子为什么还要来夺一具死尸？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这只得找到有三的尸体方可通晓，不过瞎子想来想去，昨夜的烟雾极像玄门中的‘鬼入林’。”

曾老头道：“苗人的族规，族中人若习得本族的蛊法降术，均不可再练外门部族的术法，轻则论以媾术罪，重则被逐出族门。”

活眼神算接口道：“所以瞎子断定，昨夜若是沈珂雪夺取了有三的尸

体，那必定还有旁人相助。”

曾老头道：“瞎子觉得此人就是荷心？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早上瞎子一见到张兄弟，便感觉他周围阴气盛重，后来听张兄弟讲起昨晚的事情，瞎子就偷偷在屋内洒了些‘九钉棺材土’。这种土经年在养阴地的墓穴中，让死人长久压抑，尸气附重，故而称阴土。所谓阴阳相左，阴土不可见阳，无论拿它洒向什么地方，它都会见阴附纳，而附纳的地点，必是周围极阴之处。曾兄和朱老板可不妨瞧瞧张兄弟方才所坐之位。”

曾老头、老朱齐目望去，果然，张大胆方才的座位下，椅脚四肢都沾满了一种黑褐色的土灰。

活眼神算道：“如不是张兄弟有问题，那便是他身边的人有问题，而此人与张兄弟在一起的时间愈长，张兄弟身上的阴气就愈重。数日前张兄弟说过，救他与习老板的道女乃是南阳门下，瞎子一时还觉得奇怪，南阳观怎会收留一名女弟子？今早听张兄弟又说，昨夜她曾用嘴吮尸毒，一时更让瞎子想起二十年前历家四小姐所怀的鬼婴。当日开棺之后，瞎子曾布下阵法找寻那鬼婴的下落，然却发现阵顶有黄云之气久久笼罩无法散去，当日瞎子便知，鬼婴已被高人庇佑。想不到，那高人竟是南阳仙人，怪不得当日瞎子怎也寻不见鬼婴的踪迹。”

曾老头道：“南阳仙人乃道门正宗，怎会收留一名鬼婴，还授她法术，抚养她成人？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南阳仙人心怀慈悲，想点化于她，可惜——他只怕要大失所望了。”叹了一口气。

曾老头道：“凭此些因由，瞎子方始断定那叫荷心的女子极可能是二十年前的鬼婴？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正是。”眉间微皱，又道，“不过，瞎子担心张兄弟可能一时未必会相信，所以，我等一定要将她先打出原形才是。”

曾老头道：“怎样才能把她打出原形？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此事还得请尊老夫人帮一个忙。”

曾老头疑问道：“什么忙？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下夜曾兄便可知道。”

曾老头诧异道：“下夜？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晚上曾兄与我一道去个地方，看了就会明白。”

曾老头不知活眼神算葫芦里卖的是啥药，疑惑地看了看老朱。

老朱道：“曾老板与神算去了就是，我今晚便去辛府，瞧那沈珂雪可有何动向。”

曾老头歉意道：“那就有劳朱老板替我走得一遭。”

老朱道：“不客气。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曾兄，可唤张兄弟回来了。”

曾老头迟疑了下，道：“待会张兄弟回来，我等是——”看了看二人，心中虽不愿意此时就把身世告诉他，但当日下山时曾立过誓言，等他一旦成人娶亲，就把一切倾囊相告。如今虽他尚未娶妻，但俨然已是立地顶天的汉子，况且此时不比往日，以往隐瞒他的身份，或许是保护他最好的法子，可当下若让他知道真相，反而更安全。

活眼神算沉吟了下，问老朱道：“朱老板以为如何？”

老朱道：“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想瞒也是瞒不住的了，再说，神算不是一直都想告诉他么？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暂且告诉他也无妨，只是，荷心与我等的身份，瞎子以为还是先缓缓，待过了今夜，明日再说为好。”

曾老头道：“瞎子讲的极是，待张兄弟进来，就由我来说道。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此法极好。”

中天日斜，张大胆伸长着脖子，焦切地望了又望紧关着的厅子，暗暗嘀咕：“也不知曾兄他们都在谈论些什么？”

正当这时，门轻轻开启，曾老头向外招了招手，道：“张兄弟，请进来说话。”

张大胆飞奔着跑进厅中，疑惑地扫了三人一眼。

曾老头道：“请坐，大家都快坐下。”在正前主人椅坐定，朝门口大声召唤一声，“来人。”

庭户人家的好处，就是下人总会在主子随时招呼得到的地方，久恭待唤。

一名小丫头匆匆来到门口，低声道：“老爷，你有什么吩咐？”

曾老头道：“告诉下去，没有我的传唤，谁也不准靠近厅门半步。还有，叫厨房备好酒席，老爷议完事就来。”

小丫头点着头，道：“知道，老爷。”

曾老头一挥手，道：“下去吧！”

小丫头去后，曾老头移目向张大胆，顿了一顿，道：“张兄弟，有件事我和瞎子、朱老板商议了下，决定该是告知你的时候了。”

张大胆微有点紧张，盘想着该是什么样的事情，道：“曾兄有话讲来就是，兄弟听着。”

曾老头正一正脸色，瞧了活眼神算、老朱二人一眼，落目道：“张兄弟，其实……”一言一语，把隐藏多年的秘密原原本本道说了出来。

言声毕了，张大胆仍愣坐半晌。他不曾想到，自己的身世竟是这般地凄苦可怜，而亲生父亲更是死得悲惨。竟似一夜之间，天底下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在了他身上，满腹的激愤、阵痛、恍然俱交织在一起，令他不知所措。

原来，张大胆本是相王之后，姓亦不是张。父亲乃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，崇祯皇帝朱由检之堂弟，桂王朱常瀛的第四个儿子。

崇祯十七年，万木复苏的三月十七，李自成率军围攻北京城，此时的明军已成朽木之态，不得两日，李自成便攻破北京城。崇祯皇帝自愧当胸，于是带着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，自缢于寿皇亭。李自成自此建立了短暂的大顺王朝。

此后的五月初三，马士英、史可法等爱国将士在南京城奉福王朱由崧监国，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诏帝位，年号弘光。不久满清入关，铁骑横践，大顺军溃如决堤，自不可挡，李自成亦生死不明。清人坐稳京师后，于顺治二年三月挥军南下，只得两月便俘获了弘光帝朱由崧，押解至京处死。

弘光政权方覆灭，唐王朱聿键即在福州称帝，年号隆武。同年，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，二朝相互毗邻，直争皇统。隆武二年，清廷大兵压境钱塘江，鲁王政权不战而溃，朱以海出海逃往舟山。八月，隆武帝出奔汀州时被追及擒杀，隆武朝亡覆。

隆武帝朱聿键在福建汀州被害后，按照明朝当时的继承制度，皇位该由明神宗的直系男性后裔继承，而当时明神宗的男性后裔只剩下朱由榔一人。正当隆武朝的群臣极力拥护朱由榔时，朱聿键之弟朱聿鐸则抢在朱由榔前头，早几日在广州称帝，改元绍武。半月后，张大胆的父亲朱由榔也

在广西巡抚瞿式耜大人的拥立下，在肇庆称帝，立次年为永历元年，以丁魁楚为首席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瞿式耜为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左侍郎管尚书事，同时任命了各部院官员。

于是，朱聿键的绍武政权和朱由榔的永历政权一并在广东称位，二朝互不融合，一直齟齬不断。这时，清军在佟养甲、李成栋统率下，伪装成明朝军队，出其不意地攻占广州，绍武帝朱聿键及首辅苏观生自杀殉国，广东沦陷。

朱由榔也一路逃亡，先是逃到广西梧州，后至桂林，次年进全州。在全州，被军阀刘承胤控制。永历十二年四月，清军主力从湖南、四川、广西三路进攻贵州，次年正月，永历帝只得逃到了云南昆明。

逃亡虽是非常地狼狈，但在昆明时，当地百姓却很是拥戴及同情逃难来此的永历一行人。他们自行组织起数千人，由楚氏父女三人带领，绕道清军后方，夺其粮草，使得朱由榔暂得喘息。然而，楚家人终归是人单力薄，数月后，吴三桂大军便攻入云南，一路势如破竹，直取昆明。这时，楚家人在一次战斗中大败，楚父阵亡，楚家长子身负重伤，只得次女带领数十残兵逃回至昆明。

楚家次女回到昆明后，等了数日未见哥哥，而吴三桂的大军已逼向昆明数十里。最后，她只得护送永历帝朱由榔等入了缅甸。

缅甸王莽达念及前明旧情，暂时收留了他们。

次年，王皇后亲自定媒，把巾幗不让须眉的楚家女儿续给了永历帝朱由榔，赐封她为嫔人，二人相爱有加。

楚嫔妃未嫁永历之前，朱由榔已有三名后妃，孝刚匡皇后、戴贵人、杨贵人，膝下生有七子一女。可虽这样，在逃亡时，长次子先后失散民间，下落难寻，四子、五子、六子、七子则年少早殇，唯有三子朱慈炫和南阳公主一直陪伴身边。

王皇后此举迎娶楚嫔妃进门，主要是报答楚家一门忠义之恩。

但永历虽贵为帝王，此时却是寄人篱下，进缅后数月，连吃喝都已是问题。时日一久，连同进缅的数十名亲随官员私自暗下背离，有的溜回到云南，即投靠了吴三桂，有的则刚回到云南，即客死清军手下。

永历帝朱由榔悲痛不已，暗斥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。

随后的日子，楚嫔妃和随下的十数人，担负起皇帝身边安全起居的

重任。

两年后的五月，也就是永历十五年，楚嫔妃喜得孕事。抑在此时，吴三桂的大军已越过缅境，直逼缅甸京都阿瓦，缅王大惊。正当危难之际，缅王的弟弟莽白在群臣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，处死了哥哥莽达，自立为王。

莽白即位后，一改哥哥莽达同情南明朝廷的作风，对永历帝朱由榔十分冷淡。

永历帝朱由榔知悉吴三桂越过缅境，心知此次必将在劫难逃，于是屈膝给吴三桂写了封信，信中言语写得哀婉悲凉，丝毫没有有一个帝王的架势。信后，还附说愿意把南阳公主许于他的长子吴应熊。

三日后，南阳公主的软轿从缅甸阿瓦行出，直向云南的昆明而去，随护的仅有楚嫔妃手下和贴身丫婢十数人。

几日后，队伍遭山匪所劫。

噩耗传到缅地，永历帝朱由榔簌簌落下泪来，追封南阳公主为永平公主。

三月后，缅王莽白突派来使者传讯，要与永历帝出城过江议事，并要同饮咒水盟誓，以结友好。永历遂派了四十名文武大臣前去赴约，岂料过江的大臣均被莽白的人杀害。

年底的十二月初一，吴三桂的大军已近在缅甸阿瓦六十里外的旧晚坡，莽白遂派手下大臣锡真密见清军先锋噶喇昂邦，表示愿意交出永历帝，以求清廷退兵。次日未时，一队缅兵来到永历住地，谎称清兵已至近城，请速移去他处。朱由榔将信将疑，带领着一千人等跟随缅兵出了城，来到城外江边，渡过江去。

岂料清军早已在江对岸候得多时，等的正是朱由榔自动送上门来。

永历帝朱由榔上了岸，方才知上当受骗，一时愤慨不已，心知已遭缅人所抛弃，但此时却已晚矣，心下痛不欲生。

数日后，吴三桂押着朱由榔一行人班师回国。永历十六年四月，朱由榔和太子朱慈炫等皆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的篦子坡。

此段历史往事，世人尽皆闻知，当然曾老头不会讲得这般仔细。

张大胆默然许久，似仍不敢相信道：“曾兄，你真没有戏我，朱……永历帝果真是我的亲生父亲？”

曾老头嘘声道：“兄弟，我怎可拿这样的事情玩笑，我讲的句句属实！”

张大胆道：“可我自小在四平街长大，这叫我一时该如何相信得了。”

曾老头吁叹一声，道：“当年你父亲，也就是永历皇帝，后人皆论他为人寡断，不如先祖，但在我之眼里，其实他尚已对得起朱家的列祖列宗，如不是他，只怕朱家唯一的血脉近将难保。”又叹了一口气，接着道，“当年卖国贼子吴三桂大军方入缅境，缅甸王莽白就几乎杀光了你父亲身边所有的重要大臣，事后你父亲实为保住你，才屈身修书，假借许嫁南阳公主的名义，将你和母亲暗度陈仓，送出缅境。”

张大胆一惊，道：“母亲？如今她在哪里？”

曾老头道：“你母亲她……”

“咳咳”！老朱干咳了数声，曾老头随即住了口。

张大胆急道：“她到底怎样了？”

曾老头脸色异样道：“张兄弟，你母亲——其实我也不知晓她如今在哪里。”

张大胆一阵失落，黯然道：“曾兄可莫要欺瞒于我。”

曾老头唏嘘道：“我——怎会欺瞒你。”

张大胆看着他，道：“我相信曾兄。”

曾老头脸色微地僵了一僵，暗暗避开目光。

活眼神算突地道：“张兄弟，白天你就莫要出去了，让瞎子帮你治治身上的尸毒。”

张大胆筹思一下，道：“谢过神算的好意，只是……有人还在等着我呢！”

活眼神算缓缓道：“是荷心姑娘？”

张大胆道：“恩。”

活眼神算沉吟了下，道：“午间正是阳气最盛的时刻，张兄弟若待在府中，对疗去体内尸毒可有事半功倍之效，兄弟为何还要出去？”

张大胆道：“可我已经答应了人家。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荷心姑娘也是学道之人，相信她会理解的。”

曾老头道：“瞎子说的极是，兄弟还是在家疗了毒再出去不迟。”

老朱紧接道：“况且曾老夫人今日身体欠安，正好张兄弟留下陪陪她，

老夫人可是最疼你的。”说毕紧看着张大胆。

张大胆忖思一番，道：“那——好吧！我待日落后再出门。”

日起日落，转眼瞬间，天色已黄昏。

荷池中央，假山石上，坐着个孤单的身影，双手支着下颌，眼睛眨也不眨，愣愣望着一处。

那里，正是张大胆早晨离去的地方。

只听她自言自语，呆呆地道：“张大哥已去了一整天，为什么还不见回头，难道是出了事情？嗨，我真是乌鸦嘴……”暗自责备着，宽慰道，“张大哥怎会出事，不会的，他定是有事给耽搁住了，他答应过要回来，应当就快回来了。”脸上不禁笑了一笑。

夜灯初上，白日喧闹的四平古街，一到晚间，街上就很难觅得一人。

聚宝赌庄，飘飘院，甚至闭门许久的醉死酒楼，以往净是男人愿意夜间大撒金银之所。至于夕阳客栈，更是来往客商来四平街唯一的歇脚地。

张大胆走出曾府，自没注意，也难以见到。今晚的飘飘院，楼内灯火繁点，独不见姑娘迎门接客，数名睛目生光的男人，久久驻足门前不愿离去。抑不知飘飘院是出了事情，或是今晚也有像昨日那般出手阔气的有钱公子，包下了整座香楼。

但听数声长叹，街上显得愈加冷清。

张大胆压垂脑袋，脚步缓慢而轻小，边走边想：“我都这般大了，干娘却还要送一件大红的平安兜给我，还要我把它穿在身上，这若给别人瞧了见，该多么地不好意思。可干娘生病在床，她老人家的一番心意，我怎好当面拒绝，唉……”无奈一叹，另接着想，“曾兄讲我是永历的儿子，不知是真的假的，倘若我真姓朱，那当今皇上不就成了我的杀父仇人？可若不是，曾兄又岂会骗我？”又叹了一叹，今日的许多事情，实都太过矛盾，特别是中午曾老头讲的那些话。张大胆心中虽不愿去怀疑，因为他相信曾老头不会欺骗他，可如今事后想来，自己打小在四平街长大，突然有一日告诉他，他是帝王子嗣，这确让他匪夷一时难以接受。

更使得他心中愈生疑惑的，还是曾兄始终未告诉他楚嫔妃离开缅甸后的情景。还有，他若真是楚嫔妃和永历皇帝的儿子，那四平街街尾，那一对张氏夫妇又是谁？

这一连串的不解，越想越觉得奇怪，他不知曾兄为何此时要告诉他这

些事情，但既然说了出来，却为何还要有所隐藏？若非他一直心系荷心与那个女人，还真得向曾兄讨教个明白不可。

心下思想着，不觉已走到历家古宅后院的巷角处。

忽然，暗夜的天空下，但闻一声飞鸦叫过，张大胆微地一惊，抬起头来，看见万里苍穹，居然空无月影，数点寒星冷光，鬼火一般吊在半空。

张大胆怔了一怔，进了巷子。

突地，一团白花花的影子，在数米远的黑暗下，动也不动地拦在巷子中间，就似地狱下来的小鬼，提着两粒碧蓝碧蓝的勾魂小火，在等着他一般。

张大胆又是一惊，脚步微地顿了一下，轻轻靠近几步，白影子似受了惊吓，两粒小火闪了两闪，“滋滋滋”发着声音。

张大胆又向前几步，突地，他脸色一变，脱口道：“猫。”

白猫身子一动，机警地立了起来，三两下蹿上历家大院的墙头，站在上面回头冷冷看着下面的张大胆。

张大胆微地一怔，连惊带喜，此只白猫正是经常在历家老宅见到的那只。也是人们怀疑二十年前吓死张依风的那只。他未免心里暗忖：“别人都说我父亲是让你给吓死的，我若把你给逮着了，倒也算是给父亲报了仇。”在他心中，此时仍把张依风夫妇看成是自己的亲生父母，虽然曾老头说永历帝才是他的亲生父亲，而他也有着几分的相信，但二十多年来心中所依赖的那份感情，岂能在朝夕之间便可改变得了。

他轻脚走近，双眼直直看着白猫，希望分散它的注意，一把将其擒住。

岂料，白猫未等他走到墙脚，转眼一晃从墙头跃下了院中。

张大胆愣了一愣，呆呆望着高高的墙头，脸色沮丧。

原来，当年富甲一方的历家所建造的墙院，不仅上高三米，且为了防小人翻墙入窃，特又在墙头埋下许多磨刃得如刀锋般尖利的河石。故而张大胆想翻墙进去是不可能的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只诡异的白猫又一次在自己面前溜掉。

他暗叹一声，朝巷子深处走去。

月无风息，星光昏暗。夜下，一条黑影慢慢靠近。

风歇园荷池间的假山上，荷心突地双目一亮，欢喜着道：“张大哥，

是你么？你回来了？”

黑影靠近道：“荷心妹子，是我，大哥来迟了。”

荷心跃下假山，高兴地迎上前道：“不迟不迟，张大哥……”脸一片羞红。

张大胆伸手拉住她，眼里放光道：“妹子，哥哥去了一天，你还没吃过东西吧？”另一只手在怀里摸索几下，伸出来道，“妹子，看哥哥给你带来了什么？”

荷心目光轻抬，愣了一愣道：“张大哥，我……肚子且还不饿。”说话之时，眼睛直盯着张大胆的手。原来，他拿出的竟是两只粽子。

张大胆笑了一笑，道：“妹子整天都没吃上东西，肚子岂有不饿的道理？来，就让哥哥帮你把粽子解了。”松开荷心，三两下便将一只粽子脱了皮，露出丝丝尚冒着热气的糯米来。

荷心看了看他，迟迟未接。

张大胆笑容微僵，似有不悦道：“妹子不喜欢吃粽子，我便就扔了得了。”佯作将粽子扔出。

荷心一阵焦急，道：“别，别扔。我……”诺诺接着道，“喜欢吃。”

张大胆递上道：“那妹子为什么还不吃？”

荷心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突地一笑，伸手接过粽子，笑着道，“谁说我不吃的。”咬去一口，忍不住赞扬道，“这粽子真好吃。”又咬吃一口。

张大胆道：“我就知道妹子没吃过粽子，好吃就多吃点。”

荷心一愣道：“哥哥怎么知道我没吃过粽子？”

张大胆一顿，道：“哦，妹子你不是说，你从小一人居住在深山，所以我料猜妹子一定没吃过粽子了。”

荷心僵色的脸转作一笑，看着张大胆，连吃数口。忽然，她脸色一变，“叭”地一声，手中吃剩的半只粽子摔落地上，扁在一起，她的手紧紧捂住胸口，跌跌着说：“张……大哥，我……”

张大胆笑容一敛，道：“妹子，你没有事吧？”

荷心强忍住道：“哥哥放心，我只是胸口有点不舒服。”

张大胆微怔，突地放声大笑道：“胸口不舒服，那就对了。”

荷心惊讶道：“张大哥在讲什么？”

张大胆目光一正，道：“我说胸口不舒服，那就对了。”